



片名:《最爱》
导演:顾长卫
主演:章子怡、郭富城、濮存昕、蒋雯丽、陶泽如、孙海英、李建华、蔡国庆、王宝强

《最爱》是伪爱情片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

《最爱》支离破碎的原因,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,顾长卫原作有150分钟长,因为种种原因被剪成了目前公映的100分钟,从故事脉络上看,这应该是一部讲述人性与绝望的社会题材作品,却生硬地被剪成了现在的伪爱情片。

顾长卫不是一般人,你不能用看中国一般大片导演的眼光去要求他,之前的《孔雀》《立春》,已经奠定了他中国文艺片大导的地位。我是带着这样的期待去看《最爱》的,所以才有许多失望的情绪。不可否认,《最爱》仍是在近期上映的国产电影平均水平线以上的优秀作品,但论通俗的感动与入心,《最爱》不如顾长卫的前作《孔雀》《立春》,《最爱》怎么看都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。

《最爱》是新版《活着》?

《最爱》的故事发生地在一个偏僻小山村里,因为卖血,很多村人得了“热病”(艾滋病)。为了躲避歧视,病友们聚集在村中的学校。在这里,两个被伴侣抛弃的男女由欲生爱,冲破争议、流言,疾病走到一起。《最爱》的宣传语是“我们结婚吧,趁活着”,随着村中染病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,人性中的百态也得到了充分展示,有评论说,《最爱》最确切的名字应该叫《活着》,可惜之前张艺谋已经把这个名字给用了。

《最爱》能否被称为新版的《活着》,从顾长卫的构思看,他是有这个野心的。从整部电影看,顾长卫在表现人性时尽量做出冷静表达的姿

态,但电影一开头的精彩片段还是显示了他的野心:有传言说,已经有特效药能够根治热病,兴奋之下,村子里的瞎子二强爷唱起河南坠子,这样的桥段,让电影一开头就进入了诗意的氛围,在张艺谋的《活着》中,福贵也是唱着一种韵味悠长的民间小调走南闯北。但诗意的氛围不太长,热病感染者二强爷就躺在地上死去,那段河南味道浓厚的小调,成为一个热病感染者的绝唱,也为电影打下了一个悲伤、绝望的调子。

豪华演员冲淡了文艺味?

《最爱》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,除了绝对主角郭富城和章子怡,更有濮存昕、蒋雯丽、陶泽如、孙海英、王宝强、李建华、蔡国庆、李丹阳等众多明星的加盟,甚至著名导演姜文、陆川、冯小刚都在电影中打酱油有一句台词(冯小刚的戏因篇幅原因公映时被删掉)。

《最爱》的主题很沉重,但众多明星的表演让故事讲述得比较流畅。王宝强继续饰演一位有点“二”的傻青年,最爱拿着扩音器说话,就连悄悄耳语抓奸之事也对着喇叭;蒋雯丽把“粮房婶”的粗俗、刚性刻画得很到位,她骑着猪在村内奔跑

一幕堪称惊艳;濮存昕饰演的“血头”让人恨之入骨,卖血让全村染病之后居然又“符合时宜”在墙上喷出“卖棺”的广告,乡亲还有优惠。

章子怡和郭富城两人作为绝对的主角,都为《最爱》奉献了相对精彩的一次表演,不同的是,郭富城是颠覆形象演农民,章子怡在表演风格上秉承了其一贯的风格。章子怡的表演可以用“倾力而出”概括,她饰演的琴琴最初逆来顺受,被人误解受人诽谤,在与郭富城饰演的赵得意相知相爱后,逐渐变得坚强。与顾长卫此前文艺调较强的《孔雀》《立春》里新人演员较多不同,《最爱》里很小的配角都是大明星,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:看《最爱》,甚至如同看《建国大业》一样让观众有“数星星”的愿望,但《最爱》的宁静主题,和《建国大业》这样的历史题材还是有诸多不同。濮存昕等众多明星的表演是合格的,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,但过多的明星打酱油却冲淡了电影的文艺主题,每当看到这些明星的出现,我都从原来行进的剧情中出戏了。

《最爱》为什么不能入心?

顾长卫不承认《最爱》是要兼顾艺术和商业,但从电影的内容

看,《最爱》是一部在文艺和商业间摇摆的作品,因为摇摆,电影表达的情感不能入心。

感动不是评判一部电影是否好的标准,我仍然要絮叨地说,看《最爱》时我没有感动,没有感动的原因,也是源于主题的摇摆。《最爱》整体上讲述的“一场可以预见的死亡”,在热病威胁下,“等死”表现出了人生的百态。在这场“等死”的过程中,得意与琴琴的爱情戏被突出出来,这样的爱情戏,实际是一种绝望的人生态度,是伪爱情。顾长卫想表现人生的无奈,却被包装成了“我们结婚吧,趁活着”这样的爱情宣言,他想表现的太多,所以让人感觉欲言又止,可能这和电影从150分钟删减到100分钟有关吧。

顾长卫的《孔雀》《立春》让人印象深刻,但《最爱》给人的却是隔靴搔痒的感觉,总是入不了心,片中的人物呈现出悲惨的绝望境地,按照观影的“常规”,这时你应该有点酸酸的感觉,或者流泪,但很遗憾,我没有那种感觉。也许,《孔雀》的青春祭奠更能打动人,《立春》也更为个人化,所以《孔雀》《立春》的表达更让人感同身受。从深沉的个人化体验到做社会主题更强的《最爱》,顾长卫的表达还是有些匆忙的。

季羨林故居被盜案开庭

被告人称无罪

季承不要求民事赔偿

本报讯(记者 倪自放)季羨林北大故居被盜案5月11日在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,犯罪嫌疑人王如和方咸如在法庭上称自己无罪,是搬运不是盜窃,而且是受季羨林所托。季羨林之子季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,将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,不要求民事赔偿。

季承说,季羨林北大故居被盜案属于公诉案件,由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公诉,所以自己并没有到庭,法庭当日并没有判决。

根据检方指控,2009年12月15日晚8时,方咸如在王如唆使下,破窗进入北京大学朗润园季羨林故居内,窃取各种古籍、塑像等大量物品。次日中午,季羨林之子季承报警。王如得知季承报案后,又伙同方咸如将盜窃来的财物转移到别的地方藏匿。4天后,方咸如和王如被警方刑拘。被盜物品全部追回并发还。经鉴定,被盜物品价值共333万余元。检方认为,二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,数额特别巨大,应当以盜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据介绍,犯罪嫌疑人为季羨林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和被称季羨林“管家”的方咸如。王如在法庭上称,自己只是对季羨林的物品实施搬运,而非盜窃,至于检方提出的“破窗而入”,王如称季羨林行为异于常人,自己是为了替北大保护季羨林的财产,所以破窗而入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季承告诉本报记者,此案中提及的季老被盜物品仅线装书就有4351册,此外还有嘉庆殿本全唐文4大箱和全套二十四史,这些物品目前已回归季承手中,“但季羨林先生的大部分遗产,包括数量不菲的字画和文物,仍然在北大,我们已经与北大交涉一年有余,目前仍未有结果。”季承说,季羨林先生的遗产归向有三个方向:捐献、子女留存、成立基金,“具体如何分配,我得同我姐姐的儿子商量后决定,但目前大部分遗产还在北大,所以目前还无法分配。”

Advertisement for Jinhua International Plastic Surgery Hospital (韩美(国际)整形美容医院). The ad features a woman in a bikini and lists various services like breast augmentation and body contouring. It includes contact information: 0531/555 89 555 and 400 001 6667.